

277984

中央警官學校叢書

格別之烏秘

李士珍主編

南北京拔提書店印行

1937

中央警官學校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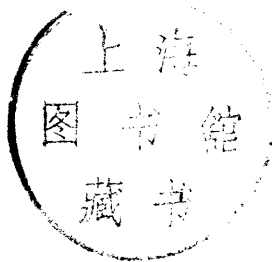
格別之烏秘

李士珍主編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5 5996B



南京拔提書店印行

1937

序

世界各國人士，多認蘇俄爲最神祕之國家，贊之者則褒之爲天堂，抑之者則貶之爲地獄，實則爲天堂？抑爲地獄？主觀的贊抑之傳聞，終不敢附惑其說，民國二十四年冬，士珍適奉

委員長蔣命 考察各國警政，遂乘此機會，一遊此神祕國家而探求其究竟，乃自入俄境後，住旅社，訪故舊，考察機關，遊覽名勝，甚至一舉一動，莫不有「格別烏」爲之主持領導，所謂主持領導者，監視之另一名詞耳，故在其主持領導下之表面觀之，則蘇俄似已爲一天堂之國家，然其骨裏，則與表面全不一致。余環遊世界各國，觀察其民衆，莫不呈活潑快樂之象，獨蘇俄人民似寓有幾分痛苦者，蓋現實之蘇俄，乃「格別烏」以人爲的方法造成之蘇俄也。格

別烏之祕密一書，乃英人阿薩伯原著，取材豐富，內述「格別烏」產生，組織、工作、殘酷，以及其毒燄之遍佈於世界者甚詳，余以其爲蘇俄「格別烏」之寫實專書，故特囑編譯室摘要譯出，編入本校叢書，以爲我國贊抑蘇俄者之參考焉。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李士珍於中央警官學校

格別烏之祕密

阿薩伯原著
中央警校摘譯

Secrets of the O. G. P. U. by Essad-Bey

目次

- (一) 訖卡之起源
- (二) 訖卡之組織
- (三) 暗牢和囚徒
- (四) 訖卡的意義
- (五) 格別烏之產生
- (六) 格別烏之組織
- (七) 特新斯基同志

(八) 格別烏學校

(九) 在國外的格別烏

(十) 格別烏監獄

(十一) 格別烏軍隊——「康」

(十二) 世界革命的陰謀

格別烏之秘密

李士珍主編

(一) 「訖卡」Cheka之起源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共黨領袖托洛斯基 Trotsky 在聖彼得堡黨員大會中發表宣言：「臨時政府已經解決，共產黨執政萬歲！」同時所有共黨報紙，亦都譽揚着這新世紀的開始。

從這一天起，樂觀的共產黨員都認為從前的一切黑暗、貧窮、內亂、謀殺等等，都已成爲過去的事實；社會上一切政治和經濟階級的紛爭，亦當消弭。被人忽視的馬克斯主義，展放異彩，成爲救人濟世的寶筏、世界上建立起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平等、繁榮、和平直到永遠！

但是在共黨統治下的聖彼得堡，新世紀的曙光，還沒有完全透

出，沙內大廈 Smolny Institute 內各位共產黨領袖，那時亦沒有確信共黨政府的成立。除了幾隊紅軍以外，看不出政府權力之所在；人民沒有付稅，銀行停止辦公，政府各機關，亦都緊閉着大門。

在另一方面，臨時政府仍舊繼續的存在。繼續付給各級官吏的薪水；執政人員仍舊互訟着革命的方式。俄國陷於無政府的狀態中；人民亦無所適從，不知那一個是合法的政府。真正的權力，那時實際上操於執有武器者的手中——水手、逃兵、以及人民的藏有槍械的。他們行使的職權，就是列寧所曾經說過的：「讓我們來劫奪強盜的贓物」！當時革命黨的口號是「他們已經吮夠了我們的血，此時該我們吮他們的血了」。

當時的革命領袖，大多數是新從海外歸國的，飽染着瑞士或北

歐諸國的和平空氣，所以沒有一個真正想造成恐怖時期，來完成革命的。但是執有槍械的羣衆——真正握有實在權力的——他們的目的，是殺戮和劫奪，推翻所有的政府和組織，發洩幾百年來俄國窮苦人民的積憤。他們都存着一種報復的心理，恐怖時期所以便不能悻免了。

孔士塔地方 Kronstadt 的水手是最先發動的一羣。他們在一天侵晨，把那一批穿金線戎服的老軍官游街示衆，然後再送到海邊，拋入水內。海軍軍官的制服，都裝上軍艦，送到海中，沉入海底。人民聽到這種消息，都鼓舞着準備一試身手。初起共黨政府頗想壓制這種暴動的行爲，命令水手們交出罪魁來；但是水手們的氣焰正熾，嚴辭拒絕；共黨領袖們因爲要顧到自身的安全起見，也祇能讓他們跋扈了。

當共產黨推翻臨時政府之後，聖彼得堡陷於無政府狀態之下；警察完全取消，晚間電燈熄滅，街頭巷角，常有兇悍殘忍的人，巡邏其間。行人常有被毆殺者；半夜破戶行劫之事，尤屬數見不鮮。這種人心目中，並沒有存着階級爭鬥的理論，不過藉機會發洩他們的獸性而已。聖彼得堡冰凍的河內，常有被仇人綫入水內者，載沉載浮、旁觀者爭數着浮起來的次數和人打睹。街上被殺死屍，亦沒有人過問是誰，更不會有人去研究爲誰所殺。

當時便有許多人民委員，公開反對這種現狀的繼續，認爲狂暴的行爲，非但不能幫助共黨攫取政權，並且可以破壞革命。革命領袖如卡門納 Kanenev 齊諾非 Zinoview 拉柴諾 Ryazanov 洽顧 Rykov 等向列甯提出辭呈，請除去人民委員職務，大意爲共產黨若放縱不法人民作狂暴的行爲，革命政府必致解體，所以共黨必須容納其他

社會主義政黨，當以維持治安爲第一急務。列寧收到這辭呈後，怒容滿面的說道：「開除他們的黨籍，把他們關在牢裏」！當時正好史太林 Stalin 在旁，插口道：「也許把他們鎗斃了倒好」！這次「鎗斃」二個字，是第一次在共黨領袖口中輕輕脫出，竟釀成日後俄國革命歷史上重大的關鍵。列寧認爲恐怖爲革命的唯一工具，並且口口聲聲的告誡他的同志說：「製造恐怖爲我們攫取政權的唯一手段」。

此後恐怖手段，成爲共產黨對內對外的唯一政策。列寧是一個有天才的機會主義者，他知道當時人民的心理，適應潮流；利用羣衆的狂暴，來殺盡從前握有政權的利資產階級。同時利用恐怖手段，來對付黨內意見不一致的同志。當是年十月間共黨討論土地政策的時候，意見不同的領袖，便吃了大虧。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下手令組織「懲戒反革命，怠工，失職特別委員會」The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Combating Counter-Revolution, Sabotage And Dereliction of Duty。俄文中的「特別委員會」Chrezvychainaya Kommissiya 一二字便縮寫成令人聞名而懼的「訖卡」Coeka。最初訖卡的組織，專為輔助革命法庭之不足，充實政治警察的力量。特新斯基 Felix Dzerzhinsky 被委為主任，立刻開始工作，不久委員會會址遷到莫斯科 Moscow。在聖彼得堡，沙內大廈內充滿了政治犯，同時新政府仍舊在那裏辦公。所以那裏的點獄官，也辨不出那一個是犯人，那一個是官吏。托洛斯基一天走出沙內大廈的時候，守衛的誤認為越獄犯。「我是托洛斯基」！這位革命領袖大聲的說。「狠抱歉，我們官吏中沒有叫這個名字的」！剛愎的守衛始終沒有相信他。

訖卡的職務，甚爲複雜，拉雪司 Latys 說：「訖卡」非但爲懲戒反動份子而設；有許多人破壞革命的工作，完全由於自私自利的動機，例如怠工，投機，失職，逃亡等等。這種人的破壞能力，與反動派相等。所以訖卡必須盡力防止與懲戒他們。共黨並且規定訖卡工作的對象爲：（一）怠工，（二）反革命，（三）投機，（四）失職，（五）盜劫，（六）富農反抗，（七）逃亡。

(二) 訖卡之組織

訖卡之總辦公處是在莫斯科的魯賓客 *Lubianka* 地方；中間各部房屋都分開，禁衛森嚴。監獄在辦公處的正中央，四圍有重兵看守着。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間，訖卡的工作，完全限於國內；革命完成以後，訖卡的潛勢力，漸漸的擴張到國外去。而訖卡的使命，亦由革命的工具蛻變而成爲階級爭鬥的急先鋒。

階級爭鬥的意義，爲造成恐怖時期的原動力。俄國久處於野蠻的韃靼民族統治之下，兇暴成性；所以一經發洩，不可壓制。再者一般文人，學者，知識份子和政經學者，與下流的頑賊殘匪連合起來，共同的在黑暗地窖裏過生活；釀成一種心理上之變化，激變成

殺人不眨眼的魔君。在階級爭鬥的旗幟下，他們屠殺了一百七十萬人！

他們的神經已經被麻醉，可以漠不開心的戕害他們的同志。尤其就是特新斯基的神經昏迷，已到極點。他們認為世界上祇有兩種人，一種是共產黨同志，足以同衣共食，享受人類的待遇；還有一種便是階級的敵人，祇配被宰割。他們認為階級的敵人，比一切洪水猛獸，更屬可怕。又似患極危險傳染病的人，祇有意志堅強的革命領袖，纔可以避免與他們接觸的危險；否則必被薰染而走入反革命的歧途。因此，俄國的駐外公使和領事，常常要被撤職歸國，怕的是被資本主義國家薰染壞了。

階級的敵人，他們認為是不易為人所辨別的；惟有曾經訓練的訖卡幹部人員，才能識人於千里之外。所以他們認為階級的敵人，

是人類的蠱賊；祇有把他們肅清殺盡後，方能完成革命的大業。

因此訖卡變爲一架沒有感情的殺人機器，專爲剷除階級的敵人，而創造光明世界的，訖卡的幹部人員，自命爲革命的先鋒。從莫斯科總機關至全國各地的各級訖卡組織，其中不免有不少的流氓地痞之流，仗勢凌人；爲訖卡增加了不少污辱。

訖卡的工作，漸漸的走進入了科學化的階段。毀滅階級的敵人方法，已經到達極精密的地步。各種統計，圖表，表格的慎密計算，真能使政經學者咋舌。訖卡的幹部人員，發明了一種估計人類關係的圖表，有如天文圖一樣。某同志的勢力大，以一大星代表之；某同志是他的親信。以小星代表之。他們都用極誠懇的態度來工作，算學的方法來估計，訖卡真不愧爲科學化的殺人機器！

全國訖卡的最高幹部，是一個委員會，委員會主席便是特新斯

基。委員會有權力判死刑，領導各級訖卡組織工作，對於人民委員會直接負責。各地有地方訖卡委員會，例如在烏克蘭則有「烏克蘭訖卡委員會」All-Ukrainian Cheka，主持者是拉雪司 Tatsis。各地訖卡組織，與全國訖卡總機關的組織略同。

訖卡的組織，分爲若干部，各司專職。第一部是「調查部」Investigation Department，調查部有裁判員 Examining Magistrates 若干人。人數極少，例如烏克蘭地方有三千萬人民，該處訖卡僅有七個裁判員。裁判員不必要有法律知識的人充任，但是必須有普羅階級的情緒，對於資產階級要有明確的認識。大多數的裁判員，都是工人出身，年紀都很輕，喜歡濫用職權而尙沒有「腐化」的青年。他們向委員會提出應當處決的名單，由委員會通過施行。

第二部是「特務部」Ozobii Otdel，專做政治密探工作。特務

部是最費錢的一部，然而也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在俄國簡稱為○，工作極為秘密，和別部完全隔絕。他們密探的圍範，包括所有俄國的居民，以及人民委員等；即是訖卡的工作人員，亦所不免。○○的密探，由社會上各界招募得來，有能力的都加入共產黨。特務部的負責人，向訖卡委員會報告——其實就是特新斯基一人。○的一部份；專為偵查反動派之偽稱為革命黨者，他們的成績殊足驚人；不少秘密組織，曾經為他們所揭破。

第三部是「執行部」Operations Section，是訖卡成立後即行開辦的一部。執行部是軍事機關，管理訖卡軍隊。訖卡軍隊，一部份是俄國人之家有父兄曾受白俄殘害者，所以能盡忠於職務。其餘大多數為中國人，都從中國內地或邊疆雇來者，他們祇知道對於共產黨盡忠，不會有反抗叛變等事發生。

訖卡軍隊的職務，是守衛辦公處以及監獄等。有一部份叫做「國際隊」International Corps，招募各國共產黨偏製而成。訖卡軍隊之軍官，大多數為十月革命時之健將和一些水手們，他們極少軍事知識，但是為拘捕幾個犯人和守衛監獄，那一點知識也儘夠了。訖卡軍隊，餉糧特豐，且當饑荒時，他們也特別多得糧食，所以訖卡軍隊是從來沒有叛變過的。

第四部是「總務部」Subsistence Department，是唯一沒有染汚血腥的機關。他們專為訖卡工作人員供給日常所需。在被封鎖的時期內，所有政府機關人員，都鬧着饑荒；總務部設法為訖卡謀得充份的糧食，並且發給各工作人員沒收的貨物，如皮靴、皮、麻紗等物。所有被殺人的隨身物件，都歸總務部沒收；但是照例被殺者的金牙，是屬於劊子手的。

總務部供給訖卡工作人員物品的時候，並不最先顧到委員會主席，而第一顧到劊子手——工作人員中之最重要者。在行刑之前，他可以要求好的菜蔬和酒，有時也供給一點麻醉劑應用。因為假使劊子手罷工，訖卡的工作，必致停頓。

在整天的兇暴的拘捕，酷刑，殘殺之餘，斜眼的中國人，闊肩的北歐人，和聰明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集聚在一間屋子內，過一點社交的生活。這裏一個劊子手將要數他日間所得到的金牙；這一角上有一羣共產黨討論英國工人生活狀況；另有一角則有中國人冥想着他祖國的風味。這是殘酷後的歡娛和休息；有時也有曼妙的音樂節目，來調和這班魔王的心靈！

訖卡也印有報紙和雜誌，所載除出訖卡委員會頒佈之命令章程以外，還有理論的文章，頌揚恐怖時期之偉大，和訖卡人員之神聖

——革命的急先鋒。報紙的印刷惡劣，文章粗鄙，足以表示訖卡工作人員程度之幼稚。其中最著者爲「全俄訖卡新聞」All-Russian Cheka News，「訖卡導報」Tsaritryn Cheka Chronicle，和「紅刀」Red Sword 等等。

第五部是「司令部」Commandants Department，是訖卡組織中最殘酷的一部。司令官是極忙的一員。全部分爲三組，一組管理訖卡軍隊人事方面事務，另一組管理所有訖卡工人點獄官，書記，廚司及囚犯等等，第三組專管執行死刑。劊子手須聽司令官的命令。劊子手都是兇暴成性的人，待遇頗好；當他們執行過若干死刑之後，常有被委肥缺的希望。監獄的構造，極爲嚴密。執行死刑前，四輪長形車便推進監獄的甬道中間，繼之卽可以聽見剝衣服聲，槍聲和呼號聲，慘不忍聞。若然犯人過多，監獄中容不下時；司令官必

須找一所房子來羈留他們，同時派守衛的兵士。兵士中有位官佐，他的名稱是「運屍主任」，顧名思義，其很可知。

俄國各地訖卡組織，大都如此；一個委員會和五部。在莫斯科有「全俄中央訖卡」V-cheka，各省有「省訖卡」Gub-cheka，各地方有「地方訖卡」Regional cheka此外各職業機關亦有訖卡組織，例如「軍隊訖卡」，「鐵路訖卡」，及大都市專設之訖卡等等。所以他們的組織，極為完密，可以在瞬息間攫拘指定之某人。其動作有如機器然，極為靈敏。在大城中，有時有各級不同訖卡組織，薈集一起。基符[Кiev]一城中，同時便有十六個訖卡組織存在。每個組織皆各有上述各部及委員會，以及劊子手及監獄等等，都抱着共同的使命。無怪一九二一年時，基符人民被害之毒，甲於全國！

不幸的犧牲者，自逮捕以至被槍斃所經之過程如下：第一，特

務部「○○」先證明他是階級的敵人；即通知執行部去逮捕他及他的親戚，并搜查他之住宅。逮捕以後，立刻交給調查部，有時裁判員親自審問，有時並不審問，便向委員會報告請處死刑。故犯人與宣佈死刑之法官——委員會委員，從不見面。而判決書，無論處死刑或釋放，亦從不告知犯人；所以犯人的親戚，亦無從得知犯人的下落。

訖卡的工作人員，皆經過嚴格的選擇；並非每個共產黨員，皆有被委工作的資格。最初祇要生性兇暴而曾參加革命工作者，便得被委。嗣後人數愈多，請求者皆經嚴格審查，方許加入。大多數工作人員，多由黨部選派。共產黨員之被委訖卡工作者，咸引為無上的光榮。

但是一個訖卡工作人員，必需經過許多時的鍛鍊，方能給他佔

據重要的地位。最初進去的時候，是在試驗時期；例如被派偵察白俄的行動等等。有時故弄玄虛，令他去偵察某案，被偽裝白俄者所捕縛，施以極刑，令其吐出訖卡祕密；若然他說出半句真話，性命也就不保了。訖卡有各種試驗新招募人員的方法。

經過試驗之後，才能正式被委工作。訖卡有訓練學校——後改爲「格別烏」學校。專教馬克斯主義，密探方法，以及殺人祕訣等等。所以訖卡工作人員，不僅爲劊子手、密探、間諜等等，而必需是曾經訓練的馬克斯主義的劊子手、密探與間諜等，方能勝任愉快。列寧曾經說過：「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需是一個能做訖卡工作的人。」所以能被選爲訖卡工作人員，乃是無上的光榮，才算是真正的革命急先鋒！有某一訖卡工作人員，自詡曾陷害了他的父親而殺死了他；另一個因爲他把他最好的朋友處死刑，而引爲忠實革命

者！

雖然訖卡工作，被視爲神聖的工作；但是工作人員，在共產黨裏面，是孤獨者，人家都敬而遠之。因此，他們自己有他們的外表，舉動，和行止，都與人不同；他們也有相互間用的土語。例如「記失賬」就是殺人的意義；處死刑的屋子叫做「靈魂箱」；司令官有個外號叫「死刑委員」；施酷刑叫做「彈風琴」；所有囚室皆稱之曰「隔離病房」。總之，他們所用的語氣，何等風雅優游；而別人的痛楚呼號，置若罔聞；足見工作人員心腸之很了。

訖卡之主要幹部人員，用他們的真名或革命時採取的名字。其餘工作人員，大多數有外號，或加入訖卡時之正式號數，互相稱呼。有許多外號是他們當囚犯時所起的，例如「甜兒」、「刺喉者」、「小魚」、「刺刀」、「海豹」等等。他們在被選的時候，即以

這種名詞註冊；所以無論上司或同事，皆這樣稱呼他們。但是對外，他們絕對用假名字且時時變換，結果他們把真名都忘記了。這種使用外號方法，還是革命時代的流風遺韻呢。

(三) 暗牢和囚徒

蘇俄在一九一八年時，饑荒與內亂，襲擊了民衆的生命線；恐怖與殘酷，籠罩了全國的城市。尤其是在莫斯科，轉眼變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叛黨、社會主義者，反動份子等的逃遁藪。鄉村裏的農民，捉到了共產黨便活埋了；在南方，柯薩克軍隊繼續的作戰；北方呢，白黨的軍隊正向聖彼得堡前進。共產黨政府此時正處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

莫斯科鬧着飢荒，人民沒有衣服、糧食、和取暖的材料；蓬首垢面，活像死鬼。街上常發見有死馬的屍體，一羣耗子圍聚着。但是牆壁上到處可以看到斗大字的標語：「工人執政萬歲！」「打倒資產階級！」「由奴隸走到自由！」

訖卡的辦公處，是魯賓客地方某保險公司的原址。在地窖裏面，本來是藏着保險公司的賬簿的所在；此刻擠滿了囚徒，期待着死期的來臨。每日新來的囚徒，像潮水一般的湧進來，有許多祇能送到塔加客地方的舊監牢裏去。囚徒中有曾經做過大臣、牧師、銀行家、社會主義者等等，與一班普通的小賊、強盜、謀殺犯等，都混在一起。蘇俄的刑法，此時祇有一種罰法——死刑。偷過一塊麵包的小賊，與反革命者首領，一樣的處死刑。宣佈死刑的罪狀有許多是：「某將軍之子年十二歲」，「因為在工廠內聲稱共產黨不法」，「因為在火車站偷了一袋麵粉，等等不一而足。

拉雪司 *Latsis* 的赤色恐怖 *Red Terror* 一書，就是在這個時期所寫的，中間有一段說：「我們不是向個人宣戰，我們是向整個的資產階級進攻。所以我們並不注意每個人對於政府所有的罪狀，而要

問每一個囚徒的問題是：「你是屬於那一個階級的？你的職業是什麼？你的祖先做什麼的？」這幾個問題的答案，就可以定奪他們的命運。」

魯賓客地方的暗牢內容到底是怎樣的呢？一間大而黑的地窖，所有的天窗都是塞沒了，祇有幾只暗淡無光的電燈在甬道內點着，每天浸晨七時的光景，有一個點獄官站在暗牢的門口，操着粗燥的聲音，叫各囚徒的名字，附帶着必加一句：「連同隨身物件」。這種囚徒當被叫的時候，並不知道到底自己是被釋放呢，轉到旁的監獄裏去呢，還是去被處死刑？在第二天的早上，一張被處決的名單，方才公佈出來。有一次某上校在牢裏面唸着報紙上公佈被處決人的名單，忽然臉色變為青白，因為他看見自己的名字亦在內。這名單是寫錯了，因為隔了五天，那位上校纔被叫「連同隨身物件」

呢。

在暗牢中的生活，真是森羅地獄。不時可以聽到拉屍體的汽車聲。當點獄官叫囚徒名字的時候，常有許多人不肯出去，拚命的拉牢扶梯的欄杆；劊子手便同幾個兵進來，連拉帶扯的將他們縛起來，像一疋牛馬似的帶出去。

囚徒們每天祇有一次被帶出去到廁所裏面，那裏所用的手紙，是舊的宣判死刑的案卷。在暗牢中祇有點獄官與囚徒們是發生直接關係的；有時也會給一些紙烟或書籍給他們。但是一到七點鐘，他們便變為被斬割的羔羊；到此時他們的生死存亡，祇能置之度外了。有許多人并且沒有等到七點鐘，就嚇死了。很難得的忽然有人被釋放出去；但是大多數囚徒，一進暗牢，便放棄生還的希望。他們在暗牢中雖然都等候着同樣的命運來臨，但是各人有各人的表情和

舉止，這是試驗人品的鑑金石啊！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的時候，訖卡暗牢裏塞滿了沙皇時代的大臣、主教、貴族之流；例如其中有名凡爾那 Vainava 者——一位有名的主教，當他進暗牢的時候，一羣點獄官都爭先恐後的摸他的手。「我將爲你們禱告」，他說，「我爲所有的罪人的禱告！」有許多人走進暗牢以後，哀懇着請求赦免，而情願終身爲訖卡服務。常有沙皇時代最兇暴的官吏，在暗牢中終日啜泣，請求赦免。但是有許多貴族，真能處之泰然，仍然不會失掉他們雍容華貴的態度，例如海軍大臣麥克勞 Makarov，議會主席伯力克維 Purishkevich 等德高望重的人，在獄裏談笑自若，預言帝國將於十五年內恢復。這種人是沒有一個倖免的，因爲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紅黨報紙上嘗有一段宣言：「我們將殺死我們成千累萬的敵人，等他們淹死在他們自己的

血液裏！我們革命領袖的一滴血，他們要爲我們流一河血，這才是報復！」

訖卡組織中的各級職員，都是製造赤色恐怖的健將。有許多女職員也樂於殺人，且引以爲快。有時以能殺人爲在訖卡服務的資格。劊子手中之最著名的當推潘拉托夫 Pankratov，他是一個身軀修偉的丈夫，有一雙紅色小眼；在大戰時，他曾經當過士兵。他在訖卡工作以來，已經殺死過數千幾萬個人了。他每天到暗牢裏，吃飽渴足，然後數一數他所領到的子彈，再點一點他要槍決者的名單。他驅着他的黑色汽車，到各牢裏去提取犯人出來。有時他會遇到一二熟悉的人，他說：「我不要這一個，他犯案很輕，也許有被釋放的希望呢。」他對付各個犯人的手段不同，有的他很客氣，有的他着力的鞭打。最後，他走進執行死刑的地窖裏去，端坐在一角裏，一

個個的犯人都送進來，他命令叫將衣服取下，彈子從後腦穿進去，絲毫不爽。他的工作完畢之後，他便洗一洗手，寫他的報告書。他與一個從前的妓女同居，有空的時候，他們一同到戲院裏去看戲。但是他若一聽到命令，便立刻到訖卡去工作，從不遲到。後來因為他感覺到這種生活的苦痛，不久便提出辭職了。

在訖卡的日常生活中，便是這樣的年復一年的過去。每天聽到「連同隨身物件」，便有許多不幸的囚徒將脫離人世。但是各監獄中，常有人滿之患。中間有不少是冤屈誤會的、常有八九十歲老人或七八歲小孩，被指為叛徒而受戮；這是因為裁判官太懶的原故，不能一一親自審問，冤死了不少無辜的人。若然訖卡發覺有誤殺事件，就立刻派一人到死者家屬去道歉；負責任的職員，亦決不會因此而被譴責的。

訖卡暗牢的地方很小，有許多囚徒必得仰臥在地上或甬道中。卽在隆冬，亦不生火。親戚朋友之來探視者，亦一概不許。每人日糧是四份之一磅黑麵包和一點魚；有錢的人，可以買一點其他食物。真正有錢的人，還可以買通了獄卒出去幾天再回來呢！

在訖卡暗牢中，有一種人是享受特別待遇的，便是共產黨員的失檢而被捕的人。例如共產黨人之強姦幼女者、或營私舞弊者，他們是關在暗牢中之第十三處內；他們可以到處亂跑，組織講演會或音樂會。他們有一架鋼琴。他們中間有許多是裁判員或據有高位者，最奇怪的便是他們雖然身在牢獄，仍舊可以繼續他們的職業。裁判員可以繼續宣判他人的死刑，并且他們可以在獄中繼續他們調查的工作！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的那一天，有許多無政府黨在莫斯

科陰謀暴動。在九鐘的時候發生一陣炸裂聲音。半小時後，莫斯科所有的監獄，都滿駐重兵。特新斯基急急的下了一條命令：「所有的伯爵、五子、大臣、貴族及資產階級立刻處死刑！」當時便得執行那命令，點獄官也無暇去辨別他一個是貴族或五子，那一個是平民；胡亂的瞎抓了一起，送到教場去行刑去了。

在這種莫明其妙的恐怖的中間，共產黨想拿流血來壯一壯他們的膽量是一樁很明顯的事實。這種無謂的犧牲，都是共產黨領袖幼稚愚昧的表現啊！

殺人的慘劇，雖然心腸最兇很的人，也不能久看。有許多劊子手，到最後發生神經病而終世。例如有名的劊子手麥加 *Mogea*，在他手中，殺了不下萬餘人；但是最後他因神經受刺激太劇，竟把幾個點獄官和別的劊子手也殺了。

每次蘇俄政府將舉行大赦以前，必有一次巨量的殘殺。每年五月初一日和十月二十五日，是大赦的日期；但是在隔夜地窖中槍聲是不斷的。尤其每次蘇俄政府提議取消死刑的時候，必有一次大屠殺；當政府停止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訖卡才能恢復原來的態度。

莫斯科在一九一八，一九，二十的三年中間，被殺死的人數，不可估計。從前俄國的特殊階級的人，可說是完全取消。於是訖卡將牠的目光，由國內轉向國外去。這三年中被殺死的人數到底有多少呢？我們可以大概的說：「全俄人口八十份之一〇總共是一百七十萬人！」這是多麼可驚的一個數目啊！

(四) 訖卡的意義

俄國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的流血慘劇發生以後，不可說是內亂的結果，亦不可以說是馬克斯主義的精神，更不可指為民族心理上的變態，由文明而進入野蠻！這謎團的解答，有繫於俄國歷史的追溯。須知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其造成的因子，不外有二：（一）東方民族暴變的勢力，（二）西方有組織的馬克斯主義之精神。

俄國建立於歐亞兩洲間之大草原上，素來各部落的權力，便不集中。第一次大俄帝國時代，由畿符公爵 Grand Duke of Kiev 執政；那時俄國是歐洲一霸。俄國公主與歐洲皇子聯姻，並且曾有一位公主後為法國皇后。歐洲的文化，曾經一度充滿了俄國的境域，數百年來，屢通姻好。

畿符公爵受着兩種大草原民族的侵略，普落雪 Polovtsi 和百真格 Pechenegs 民族。他們都是文化落後的民族，而並非起源於地中海一帶的。這種東方民族的勢力，漸漸的擴大；與畿符時代的俄國，互爭消長。在蒙古人 Mongols 普落雪及百真格人眼光中間，俄國人是化外之民，可以任意殺戮。因為他們的文化，與西方的文化，是根本水火不相容的。

結果，俄國受東方民族的侵略，徧安於東北一帶，同時失去了變成一個歐洲國家的機會。當時在莫斯科地方，建立起一個莫斯科王國 Grand Ducky of Moscow 在韃靼民族袖導之下。那時成吉思汗 Jenghiz Khan 的王國包括有蒙古人、韃靼人、芬蘭種人和斯拉夫人，同時輸進了中國固有的文明。但是蒙古人的天性是好毀滅的，這種遺傳性已深種在今日俄國人的血脈中。

當蒙古人的王國失敗以後，繼起的莫斯凡帝國 Muscovite Empire 他們追念着蒙古人的光榮，不與歐洲通往來，而和韃靼可汗們相婚媾，所以莫斯科繼續的接受東方人的影響，東方人的血脈和性情，也不斷的構成俄國人的一部主要成份。

文明漸漸的進步，大草原漸被開闢，道路修造起來。城市也建築起來，國家的權力也漸漸伸張到各處。帝國的威權壓制了草原民族的本性：疆土也漸漸的擴充起來，一直伸張到歐洲的地帶上去。西方的文化與東方的精神，更來一次接觸的機會。這裏我們看見沙皇格登諾 Tsar Boris Godunov 的醉心歐化，和地滿屈里 Demetrius 的失敗。繼起者，有路曼諾夫皇室 Romanov。

但是歐洲的文明，繼續的向俄國進攻。蓋防守愈堅，爆發愈烈。當彼得第一 Peter the Great 時代，他用各種方法介紹歐洲文化

到俄國來，他想把歐洲建設的精神，來中和他國內固有的東方的破壞勢力。但是，歐洲的文明，具有更大的破壞能力，是沙皇彼得所夢想不到的。自從女皇喀沙霖 Catherine 以降，俄國是站在前門拒虎後門拒狼的立場上，一面要防止歐洲的革命風潮，一面要消弭東方的抗叛勢力。大俄帝國終日在風雨漂搖中過生活。漸漸的雙方勢力迫緊，上級社會的人燻染了革命的學說，下流社會的人充滿了抗叛的精神；結果共產主義便利用時機，來煽動爆發的實現；爆發的結晶，便是訖卡的設立。幾百年來東亞西歐的輸入的積毒，一旦潰決而成爲空前未有之恐怖！

自從女皇喀沙霖以降，站在西方革命和東方抗叛勢力中間的，便是歷代的沙皇。沙皇是分開兩股湍流的大堤，但是在那大堤一旦奔潰的時候，俄國的命運便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全國人民都處于

兩股狂暴毀滅的急流中，造成特新斯基 Dzerzhinsky 等一流時勢英雄來。所以我們不可以單指俄國人的本性，或共產主義的原理，作為醞釀赤色恐怖的因素。而是歐亞兩源毀滅勢力的合流，才造成這種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殘暴！

然而這兩種毀滅勢力，亦有他們的共同信仰，便是指望普及全世界的救世主義。階級爭鬥不知有國界，所以共產主義必須向全世界各國進攻，不僅限於俄羅斯境內。共產黨攫取政權方式是革命的手段，而依照列寧所說的，訖卡是共產革命的急先鋒。

所以在有計劃和有組織的世界革命程序中，訖卡是中堅柱石；牠的職務是準備着歐亞兩股毀滅勢力的前進，凡是站在阻礙革命的途境中的，必須剷除。凡是階級爭鬥中的敵人，皆遭殘殺；俄國沙皇時代的一切設置和遺跡，都毀滅無遺。訖卡的蛻變為格別烏，並

非表示階級爭鬥，已經終了；不過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而已。格別烏和其他同樣性質的組織，背着共產黨的旗幟，向全世界邁進。回想起當年訖卡時代，帶着皮手套執手鎗的劊子手，來往在甬道中巡行；載屍體的四輪車，不斷的城外駛去；和監獄地窖中的血流，塞斷了下水道；都是共產主義的浪漫時代的結晶。有許多革命領袖，認為這是真正革命的實現，是光榮的紀錄。直到現在，在各省、市、城、鄉的革命黨人，不少人仍舊希望着「一九一九的血年」和「訖卡舊日的精神」的重臨。但是這種希望，畢竟成爲夢想；自從格別烏組織以後，已有若干訖卡時代的英雄，走進了格別烏的監獄作階下囚。從前的口號是「破壞！」而今日的口號是「建設和服從命令。」并且格別烏的重要工作，已由國內移向國外。而舊日訖卡的工作人員，都不配在國外活動；因爲格別烏的工作人員，至少須有語

言和文化上的訓練。

格別烏是世界革命的新工具。固然有許多訖卡舊日的方法，仍被採用。但是格別烏的組織，更加嚴密；牠的責任，更加重大。在革命的初期，訖卡恐懼共產黨的受攻擊，所以瘋狂似的盡量殘殺，並沒有發現所謂階級的敵人，除了殺戮以外，再沒有旁的辦法可以處置他們。格別烏雖然繼續着殘殺的工作，可是已能漸漸的利用旁的方法來處置和感化他們。監獄中的地窖內，手鎗聲不再連夜的發響；不過每星期之二三兩夜，仍舊常有不幸的靈魂被送回故土去。此刻每月僅有平均一二百人被殺，與從前訖卡時代的數目，當然不可以道里計了。

格別烏成立迄今已經十餘年，至少學會了一件事情，就是不必殺死所有的犯人。祇須使全俄的人知道他有被格別烏殺死的可能，

知道格別烏的權力高於一切，已經足以達到原來建立的本意。但是格別烏在國內的工作，不過是全部工作的一部份；最重要的還是世界革命的事業，促進中國、印度、德國、美國等處的暴動。格別烏是世界陰謀的總樞紐，真是不可磨滅的事實！

(五) 格別烏 O.G.P.U. 之產生

俄國在內戰停止以後，訖卡的勢力亦從最高峯墮入深淵。俄國的政治，漸入常軌；與各國恢復外交關係；新經濟政策開始。凡此種種，都是促成取消可怕的「訖卡」二字的原動力。訖卡的本身亦覺得有改組的必要。中央人民委員會一方面討論如何改組的辦法，同時對於訖卡表無任的感佩和欽仰。

特新斯基 Dzerzhinsky 因向中央人民委員會議，訖卡的權力，非但不能減少，並且應當充實牠，使牠成爲一個法定的機關。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共產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國家政治機關處」組織大綱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俄文的縮寫，便是令人聞名而惶恐的 O.G.P.U. 「格別烏！」組織大綱

如下：

(一) 中央人民委員會根據蘇俄憲法第六十一款之規定，因聯合革命勢力與壓制反革命者之需要，組織「國家政治機關處」。

(二) 「國家政治機關處」之主任與副主任，由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席團聘任之。主任與副主任，得列席中央人民委員會會議。

(三) 中央人民委員會任命「國家政府機關處」委員若干人組織委員會，總理一切事務：

(四) 蘇俄「國家政治機關處」之職務如下：

一、關於蘇俄境內一切航路、鐵道、航空區域內國家政策之監察。

二、關於蘇俄境內與人民接近之下級政府之監察。

三、關於國防之設計與組織。

(五)在非常時期，「國家政治機關處」得增設軍隊，專用鐵道、航路及航空機關等，以促進其工作之效率。

(六)在「國家政治機關處」工作人員，與軍人一律享受同等待遇。

(七)「國家政治機關處」之預算表，由中央人民委員會通過施行。

(八)「國家政治機關處」設有常備軍若干隊，多寡由人民委員會決定之。

(九)各地設有「國家政治機關分處」，由總處遣派代表指導之。

(十)「國家政治機關處」及各地分處之工作，由中央執行委員

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初六日及十月十六日通過之兩法規定之

(十一)「國家政治機關處」得設代表一人於大理院。

(十二)「國家政治機關處」之工作，受總檢察官之監督。

依據上列組織大綱，從表面上看來，視乎「格別烏」受中央人民委員會及總檢察官之監督與節制；但是實際上，格別烏的勢力，遠非總檢察官所能壓制。中央人民委員會委員，對於格別烏亦有相當的忌憚。但是格別烏也受制於一個機關，就是共產黨的政治委員會。格別烏的工作，除承襲從前訖卡的一切工作外。又加添了不少新的工作。因此格別烏的勢力和範圍，比從前的訖卡，確是擴大大多了。自從格別烏組織以後，人事方面，完全由訖卡的舊屬充任。

訖卡主任特新斯基仍被委爲格別烏的主任；所有訖卡的一切檔案財產等物，都移交與格別烏。所改變的恐怕除魯賓客地方訖卡辦公處的招牌——現在寫着 O. G. P. D 幾個大字——以外，便沒有什麼可以引人注意的了。各地方的訖卡，亦改爲格別烏；訖卡委員會，改爲格別烏委員會。此外尙有一些名稱上面的改變，是無足輕重的了。

格別烏的組織，原爲適應當時環境而設。因爲俄國新與列強恢復邦交，同時共產黨的基礎漸穩固，沒有被傾覆之慮；所以格別烏的內部組織與工作方法，有改變的必要。經特新斯基與委員會幾度商榷，格別烏內部呈一番刷新的氣象。在魯賓客地方辦公處，共有工作人員二千五百人，都是曾經訖卡訓練過的人。辦公處的整齊清潔，爲全俄各機關所沒有的。凡是全世界一切認爲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都有卡片的記載；中間不少威爾遜，白里安一流人物。每一個

工作人員，皆有箱子一架和鎖一把；當停止辦公的時間，辦公桌上不許放置一物。每晨九點鐘開始辦公，高級職員坐着汽車來，與旁的機關無異。辦公處最重要地方是牢監一所，堅固無比，無法逃逸。行政大廈內設置亦週密，有無線電，印刷處，化驗處，及祕密甬道等等。此外比較不重要的所在，有工作人員合作社，交際處，戲院等等。並有招待重要來賓的宿舍以及格別烏軍隊之駐守所。殺人的地窖，是設在監獄內的。辦公處的四圍，都是工作人員的住宅及宿舍等處。

最重要的改變，要算是工作人員程度的提高。從前訖卡的裁判員，許多是不識字的；並且不會簽字，在被殺者的判決書上，僅僅劃一個紅十字，代表應處死刑。這種人現在確被淘汰了不少。新加入的工作人員，許多能說外國話。格別烏並且建設一個圖書室，這

是訖卡時代所不需要的！尤其是在「國外部」的同志們，許多身穿西服和白襯衫；這種裝束，在訖卡時代便是被判死刑的證據！

訖卡時代已經過去，那是內戰時期中的產物。青春的勇氣，已經漸漸的銷沉，工作人員也慢慢的遺忘了往日殺人的光榮！報紙上很少印着被殺者的名單——從前認為革命勝利的記錄。但是格別烏已經從一個殺人的機器蛻變而為一個世界最偉大的秘密偵探組織，促進世界革命的急先鋒。牠利用東方固有的殘酷的特性，混合西方特殊的兇狠的精神，組織成共產黨對外一具最猛毒的武器。

所以從前有許多謠傳，說格別烏的權力超過共產黨，將有取而代之之勢，都是沒有根據的。格別烏直到現在還是共產黨的忠實工具，為共產主義努力，向資本主義國家進攻。而且格別烏的工作人員，祇須共黨政治委員會一紙命令，便可以送到牢獄裏去！所以格別烏是共產黨組織中之一部份，與共產黨是不發生衝突的。

(六) 格別烏的組織

格別烏的最高幹部是一個委員會。各委員負責各部的工作。主任和副主任是委員會的當然委員，此外便是各部部长。各部的名稱如下：

- 一、反革命部 (KRO) The Counter Revolutionary Department
- 二、國外部 (INO) The Foreign Department
- 三、密探部 (SO) The Secret Department
- 四、特別部 (OO) The Extraordinary Department
- 五、特務部 (SPEKO) The Special Department
- 六、經濟部 (EKU) The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 七、執行部 (OO) The Operations Section

八、情報部 (INFO) The Information Department

九、東方部 (OO) The Oriental Department

十、邊疆部 (PO) The Frontier Department

此外還有各附屬部，如監獄管理處，交際處，印刷處等等。

有幾部的工作，和訖卡時代相同；但是有許多新組織，有牠們特殊的工作。最重要的一部，便是「國外部」INFO。國外部在各國都有代表，無論在墨西哥、暹羅、埃及、等處，都有他們的蹤跡。

他們坐了驢車，走過亞洲的大沙漠；或者隻身入江海，做種種驚天動地的事業。祇需憑着莫斯科一紙命令，赴湯踏火亦所不辭。國外的代表，對於駐在國的情形，常常比那國的政府還明瞭得多。有時各國公使館的信件，他們都能設法偵查明白。某次國外部部長嘗很驕傲的說：「假使英國政府要知道他們的公使在埃及的行動，祇

需向國外部的檔案處一查便知。」

國外部在東方的勢力特別大，常有王公、大臣、貴胄、主教、做牠的代表。隨時隨地，國外部的代表總候着莫斯科的命令，即刻舉事。駐維也納代表哥斯坦 Goldenstien 的炸毀沙非大禮拜堂；駐波斯代表阿加伯可 Agabekov 的縱火焚燒英商油廠；耶諾斯基 Yarovsky 在巴黎的綁票案，都是受莫斯科指揮的。國外部的代表，可以使用各種方法和巨量的金錢，來執行命令。但是絕對的不許接受別國共產黨的助力。因為俄國共產黨的心理，都認為「異國同志」是比較不中用的份子，否則何以他們不會在他們國內鼓動起階級革命呢？並且這些「異國同志」，多數是沒有經過訓練，不肯服從命令，常有洩漏祕密的危險。

無論在那一國家，國外部代表駐在俄國使館裏面。他們寄回莫

斯科的函件，大都用攝影機攝取信件的內容，將未曾沖洗過的底片寄去；不幸而爲別人私拆，一拆出來就把底片毀了，所以不致將祕密洩漏。國外部的工作，受第三國際的助力不少；第三國際在各國都有祕密工作，與國外部合作的地方很多。尤其是第三國際的護照處，可以隨時供給國外部駐外代表真的假護照，決不能查出來的。所以國外部的代表，到一個國家換一個新名字；常有記錯名字而被捕的。

同時國外部也受很多俄國參謀本部第四組的幫助，參謀本部第四組是祕密偵探組，通稱爲「拉菲圖」Razvedupr。「拉菲圖」在各國派有密探，專門探聽軍事方面的消息。國外部工作人員，一方面與「拉菲圖」的密探合作，一方面監視他們的行動，所以兩方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但是國外部與「那可名」Narkomindel——俄國外交部的駐京辦事處，常有發生衝突的事情。因為牠們同時負責對於中央政治委員會報告一切國外的情報。當外交部報告某處情狀安謐，格別烏必報告該處紊亂已極；所以雙方積不相容，互相嫉忌。而且國外部的代表，住在俄國駐外使館裏面，常有發生誤會事件。國外部代表，又時常偵察公使們的行動；有一次國外部駐波斯代表，躲在公使臥室中之衣櫃內兩晝夜，專為竊聽該公使與女書記發生戀愛經過，嗣後向莫斯科報告要求撤回這位「腐化」的公使！

格別烏在國內的工作，由四部共同負擔。就是「反革命部」RO，「密探部」SO，「經濟部」Economic Administration，和「特務部」Spelko。這四部的工作，便是偵察每一個俄國人心理，舉止和行動；偵察駐俄使館每一頁公文的内容；和破壞反革命勢力

的陰謀。各部儘多專門人材，舉行祕密工作；四部連合起來成一個「祕密偵探組織」(Secret)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格別烏副主任是該組織的負責人。工作非常複雜，其中有一組，叫「宗教組」對於全俄人民宗教生活，非常注意。同時他們創造一種新宗教，來代替舊宗教。工作人員都是從前的牧師或神學者，他們同時在教會裏佔據很高的位置；有一次美國某主教誤升了一個格別烏代表爲牧師，爲人所指摘和譏笑。

「東方部」VO裏面有不少的專門人材，爲全歐各大學中所找不出來的。他們精通東方各國語言、文字、以及密祕字體；對於東方情形，尤其熟悉。單從他們的技術方面說，其成就頗足驚人的。

「情報部」INFO是最有成績的一部，中間有一組叫做「文藝組」Literary Section。組長哥米里夫 Gumiliov，因爲不盡職而被

殺；繼任的是一名阿彊諾夫 Agancov，他是天生一位詩人，同時也是壓制俄國文藝生命的魔君。他對於上司的報告，充滿了抽象的理論，例如他決定是否冥想派文學與共產主義相衝突；若然要是他決定衝突的話，情報部便發出命令逮捕所有冥想派文人，封閉該種書店。不久阿彊諾夫曾經發現古典派文學與共產主義相違反；幾個月後，俄國所有寫古典派文藝的人，都寫文章聲明自己的錯誤，古典派大師並且寫了一本悔罪的書。阿彊諾夫每日注意全俄的雜誌和報章，他若發現某人的文筆和他的口味相似，他便叫那人到格別烏服務。

情報部的範圍很大，差不多全俄人口十二份之一都是受牠支配的，這種人叫做「率速司」Zeksots，並不接受金錢的酬報。他們都是一度曾經被捕的人，裁判員向他們說：「你做我們的同志罷，

否則……」在裁判員口中的「否則……」兩字，是無論何人聽見都得膽戰心驚的。這人便變了「率速司」之一，編了一個號碼，成爲情報部的一員。他便得常常去報告他所認識的人的行動，無論是朋友是親戚，不得爲他們隱瞞。這種人雖然不得任何金錢的報酬，但是他們工作的代價，比任何巨額金錢都有益處，因爲他們知道自己不會隨時被格別烏逮捕或槍決。同時格別烏保障他們工作的安全，不會被人陷害。不守紀律的「率速司」，當然是置之死地！這種人中間若是有人特別賣力；例如發覺極大陰謀，或是救了一個高級官吏的性命，那人便能領到最高榮譽的獎狀——共產黨入黨證，這便指明他已經升到「高等俄人」的地位。

但是被派出國的「國外部」代表，他們常領到很多的薪水，惟有老黨員及訖卡工作人員，才有被派出國的希望。所以格別烏的職

員都指望着被派出國，因為國內工作人員的薪水，異常低微，一個組長祇有一百五十羅布一月。但是在格別烏工作，是一種榮譽，報酬當然所不計較的。

但是工作人員所得酬報雖少，為事業所消費的金錢，却是不在少數。所以政府時常要提到是否格別烏所費的錢是必需的，若然好久沒有工作表現——如發現陰謀或壓制暴動等，那末格別烏必致受裁員或改少經費的壓迫。所以格別烏為自身存在起見，必需努力於新秘密組織之發現；常有格別烏工作人員，自己鼓動風潮，再來壓制以圖功的！

當每次新的陰謀被揭破或暴動被壓制以後，格別烏便變為天之驕子，革命的救命恩人，暫時格別烏不會有改組的恐懼。但是格別烏最怕的便是中央政治委員會，因為牠常常要派一個「監察委員會

Control Commission 來清黨，所以在每次清黨前幾個星期，每個工作人員都得準備着。因為照政治委員會的意志，格別烏工作人員，不僅要努力于工作，並且要盡忠黨國的；必需同時要深明馬克斯主義和共產的重要政策的人，方為合格。假設在這種測驗中失敗，便有被開除黨籍的危險！

清黨那一天，監察委員會委員端坐在魯賓客地方辦公處的大廳上；惶恐的部長、組長、以及劊子手等，都必需各別的被審判。常有粗暴的工作人員，被詢到高深的共產主義原理，額上滿流着汗珠，哀求着允許他下次重考。另一個工作人員或許會被問到爲什麼他在一九一九年被白黨拘捕，而沒有被處死刑；假設他沒有講得通的理由，結果必然被驅逐出黨。另一個女密探，滿眼含淚，當衆承認她的祖父是一位沙皇時代的將軍，雖然她是一個很好的密探，亦不

能繼續在格別烏工作。另有一人被指爲生活趨于「資產階級化」，也是被驅逐出黨的證據。監察委員會僅對於史太林負責，所以牠的權力高於一切；而被驅逐出黨的人，當然即日由格別烏的辦公廳遷到格別烏的監獄裏去！格別烏爲革命的急先鋒，所以必須有十分健全的全的共產黨，才配在裏面工作。假使共產黨將這個最犀利的工具——格別烏，交給一般不明黨義的暴徒手裏，共產政府必有傾覆之一日。所以格別烏的組織，必須健全，方能無慮？

但是在另一方面，格別烏失去了原來訖卡時代的鋒銳，變爲一個冷雋有組織的機關。深沉地計劃着，爲促成世界革命的工具。同時在各種專門技術方面，探求邁進。格別烏今日是一個專家的組織，而不是從前暴徒們所組織的訖卡了。

(七) 特新斯基同志 Felix Dzerzhinsky

特新斯基在被委爲訖卡主任之前，已經有過狠悠久的革命歷史，他的名字遠震於邊疆，牢獄內，和波蘭各處，他是十月革命領袖中之佼佼者。

他生長於波蘭的一個小鎮叫做佛爾那 Vilna 地方，當做小學生的時候，已經具有革命的志向。當時他是波蘭的一位愛國志士，想設法將波蘭從俄國的掌握中解放出來。因此被俄國關在牢裏，飽受着佛爾那、瓦薩和西比利亞各處的鐵窗風味。在監牢裏改變了他的愛國思想，成爲一個世界革命主義者，願意看見赤色的俄國來征服他的祖國——波蘭。當他年老多病的時候，他還生在桌上用筆寫一張波蘭人應處死刑者的名單，但是他這個夢想，至今還沒有實現！

沙皇時代的監獄，是革命黨人的養成所。特新斯基在監獄裏得到了一些社會平等的學說，所以在他幾次坐牢的間斷時期，他努力於階級的革命事業。他做過幾次流放者；在波蘭做過祕密印刷事業。他結婚後在沒有生第一個孩子以前，便被拘于莫斯科監獄，在那裏他結識了不少革命黨偉人。在沙皇時代，前後曾經坐了十一年的監獄，心腸由沸騰變為冰冷！妻女有時寫信給他，他不過略略一看，便置放一邊；因為他已失去了人生的生命素，在孤獨的冥想中間，計劃着革命的偉業。

牢獄生活，對於各人的影響不同。有人能變為十分信仰宗教者，有人會失去他的智慧，有的人會學成巨盜積竊，有的人心腸能變硬而已！孤獨的特新斯基在表面上常露着微笑，和慈祥的態度；胸口藏着一顆鐵石心腸，這是監獄生活的結晶！

一九一七年革命時，他從永遠監禁的牢獄裏放出來。他走到彼得堡，成爲列寧最親信的人。最初並沒有什麼權力，不過是沙內大廈內的管理員。在共產黨一羣革命頭腦中國，特新斯基是第一個想出保護革命具體辦法的人，這便是訖卡組織的原動力；因此他命運中便註定是赤色恐怖的魔君。當大俄帝皇的疆土日縮的時期，特新斯基的權力，亦一天高似一天。

當特新斯基走進魯賓客辦公處的時候，他的黑影，漸漸的籠蓋了莫斯科附近，以及於全國各鄉村；直到現在，全世無論那一國，莫不感覺到他的黑影的威脅。他並不驕傲他的成就，亦不因他所做的罪惡而傷心，他永遠是一個冷雋妙曼的革命領袖。他每天坐着汽車到辦公室，用狼輕和的聲音和同事們照呼；伸出冰冷的手，和他們握手，然後開始辦公了如是年復一年，累千累萬的處決狀，在他

的筆下經過去！沒有一個人能否認訖卡的各種殘暴情形，不是他親手指導或允許的。他自己心目中只有一個意會——殘暴是革命的方法，自己是革命的救星。當他的同志們高談革命理論，或忙着公佈法律的時候；特新斯基狠冷靜的坐在辦公室內，執行他唯一重要的革命工作——殘殺。他少說話：雖然是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也不用他的勢力來影響別人；不寫文章，不多演講；就是自己的飲食，也不在乎。他的食物，送進他辦公室之後，常常是未經動手而拿出去的。時常深夜坐在辦公室內，披閱案卷，獨自計劃着殘殺的工作。當夜深人靜之際，他會到監獄中引出一兩個重要犯人來，親自審問。當犯人走進他辦公室的時候，他會站起來，狠慈祥的和他握手；細細的詢問，忽而高聲，忽而微笑；終了時再站起來和犯人握手，恭送到另一個門口，直通到一條甬道，甬道內站着一個劊子手，

祇些輕輕的一撥機關，便將那客人送到極樂國去了。同時特新斯基再一掀電鈴，一個新犯人又送進他辦公室去。

如是過了一夜，快天明的時候，特新斯基便開了汽車回家，睡幾個鐘點。高興起來，也許拿大提琴玩一回兒，他是個中好手。在俄國革命領袖中間，他是最沉靜的一個。他在殘殺狂暴之餘，冷雋的設計着更進一步的恐怖。別人對於他的評論和情感，他是永不比較的。

特新斯基在工作之餘，有一種特別的精神調濟方法。他並不因為看見殘暴痛苦的情形而受刺激，或需要麻醉品；他視飲酒賭錢似毒物，但是在閒空的時候，他常開車到城外的幼稚園——該幼稚園是跟他命名的。他最喜歡和小孩子們玩；常常帶一點玩具給他們！和他們嬉笑追逐——但是也許他們的父親曾經被他殺死的。當他離

開幼稚院的時候，他便變為最殘酷的一個；人類的同情心，他是絕對沒有的。每次政府想制止恐怖的蔓延，特新斯基必極力設法運動中央政治委員會，保留訖卡的權力。特新斯基將來在歷史上，永遠成爲一個神祕的角色！

特新斯基的待人接物，非常和藹可親；在共產黨各種會議席上，他是一個最沉默，最謙和的一位；在訖卡和格別烏的辦公廳內，他是，最平等，最和藹的主管長官。每一個訖卡工作人員，自從創子手到裁判官，可以隨時隨地去告訴他自身的困難，或向他借貸。特新斯基常靜靜的聽完了他們所說的話，從抽屜裏拿出些錢來備給他們。他那樣地借給人家錢，亦不在少數，亦從不向人索逋。但是他若查出他的下屬有違法失職的事實，他便無可挽回地將他們處死刑。訖卡工作人員因失職而被處死刑的，亦不在少數。他自己的工

作效率很高，因此亦要求下屬有同樣的工作成績。

特新斯基唯一的上司是列寧；他在列寧的面前，謙卑得像小羔羊一樣。雖然他是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之一，但是在開會的時候，除出事關赤色恐怖事件之外，決不多置一詞。而關於國家政策及行政問題，他唯有服從當時領袖的意見；他最初服從列寧，以後便是托落斯基，後來是斯大林。當蘇俄與各國恢復邦交，并組織格別烏以後；特新斯基不顧外交部的反抗，堅持在各駐外公使館內，設立格別烏的代表；這樣他便留下了陰謀世界革命的種子。

忽然有一天，中央政治委員會發表另任特新斯基爲「全俄運輸事業處」的主任，解除他在格別烏的職務。這消息傳出來，俄國人士，無不震驚。但是這是有很明漸的背景在，因爲當時俄國「新經濟政軍」之旨，開始實行；正期待着各國的幫助。同時共產黨也想

洗一洗血手，躋立於士大夫之林。雖然政府還沒有制止恐怖的決心，但是衆目睽睽下之殺星特新斯基，似乎應當請他休息一下才是！

特新斯基具有偉大的人格，他祇知道有黨，並不計及自己的榮辱成敗。當他離開格別烏的時候，並沒有出半句怨言。一方面洗淨了血手，一方面盡力於俄國運輸事業的設計。他改良了不少鐵道，橋樑，革除了不少貪污，陋習。當有閒暇的時候，繼續的到幼稚院去消費時間。他對於新的職務，一樣地鞠躬盡瘁。

當斯大林設計將托落斯基驅逐出國的時候，他曾經幫了斯大林不少的忙。他的政治勢力，亦因斯大林的專政而增加。但是有一天在中央政治會議席上，特新斯基忽然站起批評斯大林之某項政策。此時斯大林已經獲取了獨裁的權力，批評是不能容忍的；他同時便毫不客氣地回駁了特新斯基幾句。特新斯基忽而臉紅，忽而想站起

，忽而又坐下，最後竟致昏迷。是日抬回家去，不久竟與世長辭了。

特新斯基的逝世，真是他人始料所不及的。他殺死了成千累萬的人，目睹殘酷痛苦的悲慘，竟毫不動心。結果因受了斯大林——他所擁護的人——幾句侮辱的話，必竟心碎而與世長辭了。蓋棺論定，特新斯基的功罪，自有各種不同的估計，不是我們現在所能武斷確定的。

(八) 格別烏學校

現在讓我們想像着一所光線黯淡的講堂內，排滿了一行一行的長檯，上面放着紙張和墨水。講堂內靜寂無聲，當教授走進來的時候，大家站起來，等到教授走上講臺以後，各坐原位；靜聽着教授所說的話。

此時演講開始了，「諸位同志，當偷進銀行或辦公室內的時候，常常遇到的是鎖好了的保管箱；但是根據我自身的經驗，和近代威權者的結論，保管箱可以用最新式的機械撬開，不會有一點兒聲音。最重要的——我希望諸位能記牢——就是……」這位教授便在黑板上畫一圖解，學生們便忙着抄寫筆記。有時教授會從口袋裏拿出幾件奇巧的工具來，表演給學生們看使用的方法。學生們便聚攏

來，跟着學習。有特別技巧的學生，受那教授的讚美；愚笨的學生，就受他的責罰。這位教授是誰？原來是一位積賊。他在危險顛離中過了一生，最後才能在這世界最奇特的學校裏，掙得一個教授的地位。

第二堂上課的時候，又來了另外一位教授。他開口便說：「諸位，我們上次講到巷戰的方法，今天要講到歐洲各大城羣衆與警察巷戰的實際狀況。漢堡暴動告訴我們機關鎗不應當架在人家的屋頂上，而應當放在地窖裏面。在歐洲各國運輸機關鎗的辦法，我的意見是……」在這堂上，教授講演實際情形和理論的推究，真可說是盡善盡美。

第三堂講到強盜的行經，如何深夜行劫，攻打和擴大。這位教授是一位實際有經驗的強徒，在講演中參插了不少自己各種謀殺，

行劫等奇妙的故事，博得學生們的仰慕不少。

在這個學校裏面，規定了各種不同的陰謀和暴動的課程，教材都是根據着過去十年中的經歷。學生們到快要畢業的時候，必需要學會如何偷拆信封，如何私攝拍照，如何用摩西號碼 Morse Code 送信；同時他們必須會跳高捷走，學會各種殺人的方法。他們經過狼精細的毒物，鎗械、和炸藥的試驗，暗記號碼，影物，面貌的訓練。最重要的，他們不能忘記了自己是共產黨黨員。課程中有共產黨黨義，農民政策和國際問題等等。每個學生，必須經過幾個月的嚴格訓練，才能畢業。

這個世界上最奇突的學校，建立在莫斯科格別烏辦公處裏面。既不會耗費金錢，又不會洩漏祕密。格別烏的負責人員，深深地明瞭他們工作必須繼續的重要，和各種技巧的可貴。所以建立一所專

門學校，來訓練一班有爲的青年。等到他們擔負格別烏的重任時，不致於受錯誤，盲動，和缺少經驗之苦痛。

進格別烏學校，不是一回容易的事，有許多老黨員要想入學，亦遭拒絕，因爲格別烏學校訓練的科目，不能輕易傳授給不相干的人們。格別烏學校，沒有人學考試；惟有高級官吏，可以保送學生入學。大多數的學生，都已經過格別烏工作的實濟經驗。惟有多年忠實工作有成績的青年，主管長官才敢保送入學。同時他們在品格上，必定經過一番聲色利誘的擊襲，而不爲所動的人，才能有資格入學。因爲這是唯一昇高地位的途徑。他們畢業以後，還要經過若干年的摩練，方能被派到國外去工作。除出老訖卡工作人員之外，他們有出國的優先權利。

什麼人當格別烏學校的教授呢？他們大多數是九死一生的囚徒

；但是因爲他們有特別的技術和擅長，所以不會被殺害，而反被委爲格別烏學校的教授。許多的教授，是被判無期徒刑的；他們在講完功課之後，仍舊須回到監獄裏去。其中有一位最享盛名的教授，是俄國南部的劇盜「小父親脫爾寧克」Little Father Tutyunnik；在演講強盜方法的課程中，他當然是俄國最偉大的威權者。

利用囚徒當教授，誠爲別開生面的廢物利用方法。然而在俄國這一樁很普遍的事。因爲有許多犯人，在未入獄之前，是在各業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者；而現在把他們關在牢裏之後，非但不事生產，而且每日坐吃山空，耗費不貲。所以格別烏將他們送到原來的工廠，醫院或其他機關做工，早晨送去，晚間押回，他們所得的工資，當然爲格別烏的收入。這樣格別烏一方面有大宗的進款，一方面又博得優待犯人的美名；因爲他們犯人能繼續做他原來的工作，爲全

世界所沒有的。但是積賊，強盜，橫梁等人，至少他們亦有他們的專長；然而不能叫他們繼續他們原來的工作，所以祇好請他們當格別烏學校的教授了。

格別烏學校的課程，不過是初步的訓練；學生們僅學到些基本智識而已。格別烏所需要的是專門人材，假使那個學生有一雙里眼睛和深褐色的皮膚，他便再學一點東方的語言，土耳其的文字，和波斯人的禮節；不久他便會被派到土耳其，波斯等處去服務。所以格別烏送到各國去的代表，常能躲避無論那一國警察的監視！

這種有成績的畢業生，有許多留在國內服務。有時在俄國中部發現有陰謀之計劃；在高加索地方探尋得某官吏的污跡；有時領事館中的公文失竊；有時一個牧師被藥死；一輛大車被炸毀、都是這班優秀畢業生成績的表現。這種人是曾經過訓練的專家，世界革命

的實際參加者。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正人數，不過發號施令的總機關，仍舊在莫斯科的魯賓客地方。他們的勢力，深入亞洲的大沙漠中，歐洲的大都會裏面，和美國工業區域的中心。他們的行蹤祕密，沒有人能追尋出來。

他們嚴守一條紀律：「一個好的工作人員，不死于敵人手裏，定死於格別烏手裏。」他們精神的貫注，和行動的一致，當然是直得欽佩的。

(九) 在國外的格別烏

當各國漸次承認蘇俄政府以後，柏林，維也納，瓦薩，里茄等處蘇俄大使館，重新開張起來。此時格別烏最重大的問題，便是選派代表出國的問題。格別烏最初力爭牠的代表，必需給有「參贊」的名義，因此也變成外交官之一。但是在格別烏工作人員中間，要找幾個懂得外交禮節和具有才幹的人，簡直是寥若晨星；即使有二個，都是在國內已經據有高位，一時不便出國的。

最後格別烏決定世界革命的重要，實在超出一切考慮之上。無論格別烏的代表如何粗暴，如何有失觀瞻；祇要他能忠實地爲共產黨宣勞，其餘便當置之不問。再者，資本主義的「腐化」力量，非常厲害；所以若然派智識份子的共產黨員出去，有同污合流的危險

；祇有真正的普羅苗裔，才能不會被同化了。何況共產黨是不怕被訕笑的，即使做錯了一二樁事情，他們不是會有學習的機會麼？

第一次格別烏遣派出國的代表，都是一批舊日訖卡工作人員。他們大多數連簽名都不會的，但是在監獄的地窖中，是曾經趁過一時威風的魔君，這種人現在被派出國，都榮膺外交官的名義，享受治外法權，并領得巨額的經費。在繁華的歐洲大都會裏面，華麗的舊俄大使館內住着，實在已足使他們頭暈目眩。至於使館內的外官酬酢，揖讓進退，更使他們弄得莫明其妙。他們在使館內佔據一兩間房屋，中間放着幾箱炸藥、機關鎗、手鎗、假護照等等，真像一所雜貨舖。至于他們的工作，便是將舊日訖卡的精神，帶到文明各國的都市裏去！

例如在瓦薩的蘇俄大使館內，聰明的格別烏代表——名義是「

「商務參贊」，在他的門上粘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全俄格別烏駐瓦薩辦事處，非請莫入」等字樣。當蘇俄大使看見這張條子的時候，急得無法可施；因為不久別國公使將來拜會；在瓦薩設格別烏辦事處，這消息傳出，豈不震動全歐？但是格別烏代表，對於大使完全不負責任。他們在屋內搗些什麼鬼，亦無權過問。牆上弄了不少的洞；秘密的門也造起來；奇異的衣櫥，忽而搬進，忽而搬出；地窖中常有怪聲發現；陌生的面孔常出入於「商務參贊」的辦公處。可憐的蘇俄大使祇能在隔壁聽熱鬧，惶恐着爆裂的一天。因為全使館的人，沒有敢向「商務參贊」提出抗議的；怕的是他向莫斯科告發，說某人有阻礙世界革命的進展，那就罪不容誅了。因為真正盡力於階級爭鬥的，那有不贊成格別烏的一切設置的麼？若然偶而不幸地窖中爆裂起來，反正有蘇俄大使會向當地政府設法解釋一

切的。

許多格別烏的駐外辦事處，因為輕易不許人進去的原故，塵土寸積。中間滿藏着軍火，祕密機關，廁所等物。而一切犯罪行為，都在這裏發號施令；即是蘇俄大使，亦無從得悉其內容。陰謀的種種，試舉一二大者如伯須特斯基將軍的謀殺案，保加里亞國王的弑逆，或凡格蘭將軍的毒害案等等。

格別烏的駐外代表，不時的送報告回莫斯科去。格別烏委員會對於駐外代表的行動，有兩種不同的主張。特新斯基等主張赤色恐怖必需於世界革命完成之後，才可進行。另有一派則主張恐怖的製造，實為促成世界革命的唯一途徑。結果，採取拆衷辦法，鼓勵駐外代表們的祕密偵探工作，而減少恐怖事件的發現。他們於是乎時常偷進別國的大使館去偷公文，密碼等，化巨額金錢去買祕密合同

，賄賂政府機關的茶房等等。但是多數偷出來的東西，都是假的，白費了許多金錢！

駐反薩的格別烏代表叫特鐵拉哥 Dekhtiarenko 的有一次化了巨量的金錢買了一份波蘭與盧森堡的軍事協定，中間一條謂，若然波蘭與俄國交戰，盧森堡供給波蘭二十萬人，而以烏克蘭一部的土地作報酬！當這個假公文送到莫斯科的時候，特新斯基笑得最後竟哭起來。格別烏代表的不學無術，爲別人所欺騙，是數見不鮮的事實。但是在維也納，格別烏代表居然真的偷開了一隻藏公文的保險箱；葡萄牙與羅曼尼亞的密約，真的被買了，後來又轉賣給別國的密探了。

格別烏駐外代表做了不少可笑的笨事，可以證明工作人員的程
度太差。自然這種粗暴的工作人員，除了夜半的打家劫舍是專長外

；這種文雅的祕密工作，遠非他們所能勝任。例如有一次駐波蘭代表奉命調查所有俄國難民，結果一無所得。而俄國難僑在波蘭組織之反赤大同盟，不久竟起事，向烏克蘭進攻；格別烏的代表竟一點都沒有知道。

結果，格別烏主持者決定這樣不是合裏的辦法，一切粗暴的方
法必需取消；愚笨的代表漸漸的撤回；智識階級中人亦得被徵爲密
探；就是沙皇時代的偵探，亦有被起用的。怎樣，格別烏的工作，
才漸漸的上軌道，人材也漸漸的變多；例如在法國有一個主教當格
別烏的密探，在中國有許多嘗任軍職的，也委身爲格別烏所用；他
們都與第三國際發生連帶關係的。

最利害的就是在阿富汗尼斯坦 *Afghanistan* 的京城，格別烏的代
表居然因緣謀得警察總監的職務。在伯克拉 *Bokhara* 地方，外交部

長是格別烏所委任的人。所以兩國的政治，都操縱在俄國人手裏。但是有的時候，格別烏也有失策的機會。格別烏代表，若然得到一樁重要的消息之後，另有重賞，所以他們每個人都努力於新秘密的發現。當他們缺少金錢的時候，有不少虛造事實，以圖領賞的。雖然在格別烏組織中間，常有一代表監視其他一代表的辦法，但是他們若然通同作弊，那就無法可施了。

有一次某政治犯逃到巴黎的鄉下，想避免他人的注意；但是格別烏的代表已經探悉，不時向莫斯科報告他的行動，和他與各種人的往來；因此這位代表領到不少的酬報，不幸這位政治犯一旦死了，格別烏的代表怕失掉了經濟的來源，繼續着虛報這位政治犯的行動；講得情景過真，如是者二三年。但是在某年息工案件審判的時候，俄國聯邦總檢察官聲明某政治犯曾於某年在巴黎陰謀暴動，危

害蘇俄政府等理由，第二天各資本主義國家報紙爭載着某人於某月某日去世，譏笑着總檢察官必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格別烏的主持人真羞得無地自容。

這種錯誤，還不能算是格別烏的致命傷。最重要的，莫如牠海外的組織，完全建築在一個不穩固的基礎上。因為格別烏海外的辦事處，完全設在各使館裏面，享受外交官的權利，因此他們的工作，非常順利。但是外交官的權利，不能任意濫用的。當各國明悉俄國使館內藏有格別烏的祕密機關時。所以常有搜查使館的事情發生；而格別烏的工作，亦因之而大受損失。自茲以後，格別烏因組織特別祕密機關，分佈各國。但此種組織，因不享受外交官的權利，時常有被搜捕的可能。現在在各國都會內，有兩個格別烏的機關；一個是建設在使館裏面，另一個是祕密組織。牠的地點，祇有莫斯

科的「國外部」知道；有大批的密探，時常由俄國遣派到各國去服務。

所以現在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都會裏，同時會有四個蘇俄的密偵探機關存在——格別烏兩個機關，一個在公使館內，另一個在祕密地點；第三個是第三國際的組織，第四個是參謀本部的密探部「拉菲圖」，每年他們所化去的金錢，當以數百萬計！

他們工作的步驟，第一是先尋出各國最易引起革命的民衆，如中國之農民，巴爾幹的馬適童人 *Macedonius*，歐洲的失業羣衆，美國的黑奴和紅人，北極的愛司克模人 *Eskimos*。第二步，便是把他們鼓動組織起來。不久便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罷工、游行、示威、暴動、謀殺等事件，層出不窮；在俄國便認爲這是一「革命精神的表現」。

格別烏的缺點，便是常有故意驚張的毛病。駐國外的代表因為要邀功起見，常有虛報事實的習慣。街頭的小衝突便認為是民衆叛變，民衆叛變便認為是政治革命。假使他們不這樣報告，他們的薪水便會減少，也許會有被撤職的可能。因為最高階級的中央政治委員會，也喜歡聽一套甜言密語；直到今日，還期望着格別烏的世界革命十年計劃的實現呢！

但是在世界革命還沒實現以前，舊時代的文明、宗教、習慣、風俗還沒有毀滅的時候；格別烏的駐外代表必須繼續他們的破壞工作——密探、謀殺、鼓動風潮、寫假報告等等。一年年的過去，幾百萬的金錢已經化去，格別烏的組織亦愈趨嚴密、世界革命的路線，已經籌劃就緒。現在祇須等機會的來臨，便會有爆發的可能。

(十) 格別烏監獄

當初期革命的時候，監獄中的犯人有很多自在地走出沙內大廈，不會被人攔阻；訖卡的中古世紀式暗牢，殘酷悲慘，無與倫比；現在這些都成爲過去的陳跡了。格別烏監獄的管理方法，行政組織，可算是世界上最科學化的。照法律上說，蘇俄沒有監獄的存在。蘇俄憲法規定取消所有的監獄，並且認爲所有犯罪，都是社會的病態結徵。這種疾病又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可醫治的，還有一種是不可醫治的。不可醫治的祇好處以死刑；可醫治的當送進療養院去。這種療養院，便是格別烏監獄！

格別烏監獄中之最著名的，當推莫斯科的一所。牠是沙皇時代的某保險公司房屋的舊址，四周都圍着格別烏五層樓的辦公處，有

重兵看守着。所以雖然在莫斯科城的中心，實在是與外界完全隔絕的。

格別烏監獄中的第一條規則，便是犯人無權利之可言。尤其是在莫斯科格別烏監獄中的犯人，大多數是著名反共派、牧師、或陰謀家，因此這裏必得保守嚴格的規律。犯人不許在走道上講話，甚至於不許咳嗽或打噴嚏，監獄內肅靜得像考場一樣。凡犯人之違反紀律的，便立刻送到暗牢裏去。每星期有二次犯人們送到地窖裏去洗澡，這地窖便是從前訖卡時代行刑的所在。現在執行死刑的地方，已經改到魯賓客地方第十一號房屋內。

各犯所住的囚房，比上等旅館還乾淨；每天洗刷三次。每間囚房上的鑰匙，掛在走道的一面。每一條走道，有幾百間囚房。每房有板床一張，床墊一個，茶壺一把，和洋鐵罐一個。犯人們並沒有

制服，他們所穿的都是被殺死人的衣服。每間囚房內有小窗孔一個，外面蓋以鐵絲網；若然有犯人擲紙屑出去，或與外人通消息，便會被處死刑的危險。壁上懸着一本監獄規則，上面滿載着各種罰法，犯者決無寬貸。在監獄中不許自言自語，寫字，或私藏書籍，針線等物，但是每星期點獄官也派人向各囚房分發書籍兩本。犯人並沒有選擇書本的權利，今天拿一本伯拉圖的哲學，下次也會拿一本中國文學，也許一本共黨的馬克斯聖經。這種嚴格的訓練，便是蘇俄醫治社會病人的唯一方法。

莫斯科格別烏監獄的犯人，約可分為四種——罪犯、政治犯、特別犯，和證人犯。最重要的而人數最多的要算罪犯，他們並非強盜竊賊，而是政治犯中之非社會主義者。他們所受到的待遇最苛刻，假使他們沒有家庭的接濟，一年之中必定要遭疾病，多數患肺病

或貧血症而死。但是他們所得的糧食。不因疾病而增加。

第二種犯人是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者，統稱之曰政治犯。但是不是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有歸納入政治犯的希望。祇有這種在國外享有盛名者，或是這種人的經歷爲他人所注意者，纔編爲政治犯。他們所得到的特別權利便是每天有四份之一磅的肉或魚。

特別犯是共產黨中間的過時人物，或是與當局站在反對立場的黨員；他們不但可以索閱報紙，並且每天可與裁判員討論馬克斯主義的精髓。這種特別犯人是吃得很飽的；在監獄外面，自由的共產黨同志，有時還沒有他們吃得舒服呢。

最優待而高貴的犯人便是證人犯，他們因爲主義的信仰，情願爲格別烏計劃的審判案中做證人，招認他們所從來所沒有做過的罪惡。他們在監獄裏是十分自由的，可以繼續他們的工作和訪問他們

的家屬，每日有魚肉烟酒的享受。他們的工作，便是到法庭上去誣告他人，或誣攀良善；使格別烏計劃的審判得到圓滿的結果。審判終了之後，他們不是受重賞，便是被殺；因為格別烏不願意有許多人知道牠的祕密。

監獄中的訓練，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凡有違反紀律的，都按照犯法的輕重與犯人的等級而治罪。最輕的便是不許親戚送食物，接見賓客或索閱書籍。再重一點的便是不許上毛廁，雖然這種罰法，未免近於滑稽，但是身歷其境者，當知其苦。若遇有犯人不肯招供時，常有用麻醉毒品使人昏迷而招供，或用殘酷的刑罰來迫供。酷刑的種類，不外乎三種；一種是關在暗室裏面，黑漆無光，板床亦拿掉，使他日夜在暗中摸索。其他方法便是關在熱牢或冷牢裏面，熱牢在洗澡房的上面，終日熱氣騰騰，空氣乾燥，苦悶無比。

冷牢在地窖裏面，地面積水十二吋，老鼠在水中游泳，犯人常有臥在水中一週或旬日者，都是奄奄一息，才能放出來的。

訖卡時代所用的中古世紀酷刑——如斷指、割舌、用針釘入指甲等——現在都經取消；因為格別烏都是有經驗的人所主持，他們有各種不流血的酷刑，比從前的方法要文明得多了。例如若有人不肯招供，他們更把他關在三個不可醫治的瘋人中間，每日聽那可怕的哭笑瘋狂，不瘋的人也變瘋了。使人不能睡覺，亦是酷刑之一種；犯人坐在一張椅子上，每三小時換一個人，不斷的向他詢問恐嚇，結果非招供了不可。還有一種方法便是每日給鹽魚給犯人吃，而在鐵門外面，放水缸一個，使犯人可望而不可接，據說不久他們便招供了。

莫斯科格別烏監獄是蘇俄最良善的一個。格別烏學校的學生，

在這裏受訓六個月，因為他們也許將來會在監獄裏負起責任來。

各地的格別烏監獄與莫斯科的相類似。一個初進監獄的人必須經過各部份不同的苦難，他們先被驅進一間九十方呎大小的房屋內，其中有百餘人或站或立，如是者經一二日。然後再趕進一間洗澡間去洗澡，限定於二十分中內洗完。此後便是各別受酷刑，再分送到各囚房內。各地的監獄，大多數是祇可容七八百人的建築，而此時至少須容四五千。所以每張板床上必須臥四人，床下臥四人，地板上再臥若干人，擠得像沙田魚一樣。新來的囚徒，都睡在廁所裏面。房裏面的臭味，真令人不可嚮適！

有許多犯人，叫做「印第安人」的；他們沒有衣服穿，至多不過兩塊布蓋着身體，別人看了也恬不為怪。他們的食糧，原來供給八百人的，現在要供給四千人，其少可知！

監獄裏面也有文化的團體，在一間污穢不堪的房屋裏面，「研究列寧主義協會」開會討論共產黨的學理，會長是一位黨員因舞弊而入獄的；成績優美的同志，便升爲廚役的職務。他們用一種利誘威迫的手段，來使一般人盲從他們的主義。例如當特新斯基逝世的時候，烏特赦 *Utkasa* 監獄裏的囚徒，嘗發出這樣一個通電：「烏特赦監獄同仁在俱樂部內聞悉特新斯基同志之死耗，驚悸無似，深痛黨國又弱一先進。革命先烈之光輝，將永照於世界各地；深願吾黨之主義將發揚無極，庶幾不負先烈於地下；同仁等當馨香而祝之。」這一件擋案，可算歷史上最奇怪的一件——被害者弔劊子手的喪——可算最不可理解的事實了。

格別烏監獄裏的情狀，真是不堪盡述。犯人裏面同時也充滿了不少的奸細，大多數是這種人相告發他人的祕密，而指望被赦出獄

的。他們常被派去和新來的犯人，還沒有定罪的鬼混，奸細的職務，是探聽他們對於蘇俄政府的態度。有許多奸細並非出於自願，常有因賣友人而結果自殺的。

兒童在格別烏監獄內，有特殊的地位。爲什麼他們把十四五歲的孩子們關起來？實在是一樁不可了解的事實。自從一九二五年後，每個監獄裏面都有特別爲孩子們設立的囚房。他們和成人享受同樣的待遇，有時點獄官不敢走進孩子們的囚房裏去。他們在裏面鬥牌、打架、發洩變態性慾、毆打點獄官等等。所以常常有幾個點獄官同時進去，用鞭子濫打；呼號慘叫，聲震全獄。

然而在每個這種監獄的門上，都刻着一段標語：「這裏不是懲罰犯人的所在，是改良和感化的機關！」

(十一) 格別烏軍隊——「康」Chon

俄文中的「康」Chon 字，是指某一種軍隊，專做特務工作的而言。此外還有一種叫「佛克而」Vokhr 的，以及其他別種軍事組織，都歸格別烏管轄。他們原來是由訖卡執行部的軍隊改編而成。現在這種軍隊，分佈在各軍事機關及隊伍中；但是他們祇受格別烏的命令，不受其他任何機關的指揮。他們的職務，專為保護共產黨的領袖；例如有一部份專為保護鐵道上黨國要人的安全，一部份專為看守政府的汽車房，一部份專為保護政府人員生命等等。

但是格別烏軍隊——「康」原文 Chasti Ozobavo Noznachenya

——不是專為做保護工作而設的，牠還有其他重要的任務。若然高加索地方發生變亂，或是有一部份軍隊叛變，或是有些農民不願意

交出他們的收穫來時，那末這種軍隊便得派往前去鎮壓。鎮壓的結果，便是一番殘殺；他們退出去之後，格別烏便開始工作。所以共產革命的先鋒是格別烏，格別烏的先鋒便是這種軍隊。

在貧窮困苦的俄國，格別烏軍隊的享受特別豐富。他們穿着豪華美的軍服，住在暖和清潔的營房裏面；備着雪亮的軍械，并且時常受着黨務特派員的指導。因為格別烏的軍隊，必須是純正的共產主義的信仰者。他們常常受測驗和試探，不合格的就得處死刑。他們對於共產黨是極其忠誠，而政府對於他們，也備加獎勵。常有大大檢閱、遊行等事的舉行，威風凜凜，人民都表示着無任仰慕的情緒。他們的工作，實際上是極其鬆懈；因為人民叛抗的事情，不見得每日都發生的。

在共產黨的目光中，俄國的內戰，總有爆發的一天；格別烏軍

隊，時常準備着這種時機的來臨。假使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便得應用方法，如何輸運犯人，如何醞釀恐怖，如何舉行巷戰，如何佔據重要地點——這種問題，他們時常研究着。同時也深切的研究馬克斯主義。

不是每個共產黨員，或是每個紅軍都有加入格別烏軍隊的資格。格別烏軍隊是共產黨裏面的健全份子，在青年團裏面曾經受過相當的訓練，或是曾經對於政府有過忠誠的表示。最重要的，他們必須要有健全的身體。尤其是那種沒有親戚的青年，最爲歡迎。政府領袖的籠絡，共產主義的宣傳，以及優美的待遇；把這班青年盲目的麻醉了。現在最可靠的格別烏軍隊隊員約有一萬人，他們是共產黨和格別烏組織中的重心。他們的希望，便是有一天能夠在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都市裏遊行，才不愧他們這幾年來的處心積慮呢。

(十二) 世界革命的陰謀

當中國皇帝秦始皇建築萬里長城的時候，成千累萬的生命都被犧牲了；但是長城卒因此而造成，作爲抵禦外來侵略的屏障。格別烏的長城，也是用幾千萬生命建築成的。然而這個時代與秦始皇的時代不同，格別烏的長城不是用磚石泥土所造成的，而是用流血、死刑、謀殺、酷刑等所造成的。

格別烏的長城，把俄國圍得像鐵桶一般；全俄人民都關在這個鐵桶裏面，沉吟痛苦；外面也無從看見裏面，裏面也無從有消息傳到外面來。十五年來，這格別烏的牆壁；經過幾次的風霜侵蝕，仍屹立不少動，這是格別烏的精神！

始皇帝所築的長城是抵禦外來的侵略之用的，而格別烏的長城

是專爲向外侵略而設的；他們的陰謀詭計，鼓動世界各國的羣衆，暴動和殘殺。十年來的成績，也足驚人。

他們的敵人抵禦的能力，一天弱似一天；好像中毒似的，不知不覺的走進了他們陰謀的圈套中。智識階級、文人、學者、政客、商人、學生、游俄旅行者、電影公司以及各種外來的旅客，從來沒有知道俄國的真正狀況，都出來告訴他人俄國的進步，贊成蘇俄的主張；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受了格別烏的詭計。當一個資產階級的文人扯毀了一個反共書籍，一個阿爾陪寧牧師鼓動羣衆暴動，一個主張同性戀愛者要求承認他的權利，一個工廠增加牠的出品價格的時候，我們若然悉心研究，蛛絲馬跡，其中總有與格別烏連帶的關係。他們于有意無意中接受了格別烏代表的津貼和宣傳，努力爲他們所利用，做促進世界革命的工作！

格別烏在世界各國的潛勢力，日夜的澎漲起來。靜候着機會的來臨；他們有的是豐富的經驗，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俄國一九一九年的慘劇，將重演于世界的舞台上。這幕慘劇的開展，已經在高加索一度預演，在中國一度試驗，預料不久當在歐洲公開表演了。

格別烏站在世界革命的第一條陣線上，向各資本主義國家進攻；剷除一切阻礙革命的障礙物，以便建設社會主義的世界。格別烏在共產黨的手掌中，是一柄利劍；是用最好的鋼鐵鍛鍊而成的，犀利無比。握這把利劍的機關，便是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牠要想佔領自古以來便分裂的世界，建造一個理想樂園在地面上。

這種理想，雖然與馬克斯主義沒有直接連帶的關係；但是俄國的共產黨，正極力設法促其實現。他們想要強迫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能得到快樂；所以借犧牲許多人的生命，來作為購買快樂的代價

！他們自認爲一種新宗教的創始者。他們攻擊的目標，不僅是那一種經濟制度，或是某一種政治組織。他們想建立一種對於世界和人類新的觀念，和人類間一切都平等的自由組織。

這種人類平等的自由組織，並非出於自願而組成的，而是由強制執行所造成的；在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歸功於格別烏的蠻幹。在俄國境外，沒有半點兒聲息可以聽到；因此在俄國國內的人民，祇能任憑政府的宰割了。

俄國政府施行的第一部手術，便是剷除所有對於共產黨不滿的人們。十年以來，人民所受到的壓迫，可謂無微不至。政府的目的，亦可謂已經達到。俄國雖然仍舊有人民，但是他們的頭腦已經研去。俄國一百七十萬智識階級，都經被毀滅在訖卡的地窖裏面。所以現在俄國的人民，已經不復有頭腦，祇能蠢蠢然任憑政府的支配

便了！

社會上智識階級的產除，是格別烏最明顯的一項工作的表現。民族的外表上，亦有重大的變化；此時在俄國聰明的臉袋是沒有了，清秀的面龐更談不到。而觸目皆是的是，乃是一班闊肩膀，大骨架的蠢物，容易衝動容易引導的羣衆。他們祇知道怎樣服從命令，腦筋中虛浮的印着怎樣爲共產主義努力，而并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做法。當機會來臨的時候，也許會變成殺人放火的強徒，橫行無忌的到歐洲胡弄一陣呢。這種無腦筋的羣衆，此刻已經變爲一架機器；而操縱這機器的樞紐，乃握於共產黨的手中。

格別烏一步一步的將人類驅進到沒有情感沒有智識的階段中，牠的機器不斷地繼續着工作，用人類的血肉來做牠的燃燒的原料。現在這架格別烏機器，可說是完全被斯大林一個人所操縱。在他個

人指導之下，他們都努力向前邁進。此時斯大林一個人負責格別烏的工作，他知道這是最強有力的工具；若然他能利用格別烏，不久全世界將匍伏在他的面前。所以格別烏的權力，將無疑地繼續的增加，直至世界革命完成以後方止。

在十八世紀末葉的時候，赫司汀 Warren Hastings 做印度總督，被人控告他虐待土人的罪狀。他因聲稱他自己的行爲，沒有一件是不合法的，因為英皇嘗賜給他在印度有獨裁的權力。有名的律師伯克 Burke。辨駁他說：「東印度公司沒有獨裁的權力給他，英皇沒有獨裁的權力給他，國會也沒有獨裁的權力給他。因為獨裁的權力，不是人與人間可以互相授受的。凡是賜與或接受獨裁權力的人，同是一樣犯法的。」

英國在十八世紀所認爲非法的獨裁權力，此時俄國每一個格別

烏同志，可以自由地應用在每一個非共黨人民身上。格別烏之所以異于各種不同的警察組織，專制政府，或陰謀機關者，就是牠握有無限制的獨裁權力。在黑種人中間之最野蠻者，也沒有一個領袖，具有這種獨裁權力的。格別烏可以任意執行法律，任意殺害，流放，或陷害他人。因為格別烏第一的任務，便是使俄國，以至於世界，知道恐怖的意義。世界上沒有一種勢力，能超過令人想像的恐怖；而製造恐怖的機關，乃操之于一班無理智，無德道，無法律的暴徒手中。

俄國繼續的在恐怖中過生活，格別烏的手段，乃是從過去的海盜或強梁隊中所學來的。到如今這樣的恐怖，已有十餘年的歷史，而人民對於恐怖的擊襲，心有餘悸。是否這樣的恐怖，將要蔓延到世界各國，乃當視格別烏的努力而定了。

格別烏陰謀世界革命的計劃，還沒有成熟；現在沒有一個人知道爆發的日期，但是他們不斷的進行和努力，是無容諱言的事實。至少在俄國，共產黨已經成功了將亞洲固有殘酷手段，和歐洲革命精神，混合爲一，造成洪水猛獸般的毀滅勢力。

這種奇異的混合，在歷史上已經層出不窮；最可引以爲例的，便是美國文化的演進。當一羣歐洲的探險家，帶着歐洲固有的文化，和一羣粗暴而英武的民族相混合。當兩個舊世界發生衝突的時候，結果是造成一個新的世界。今日綵耀光輝的美國文化，便是昔日兩種民族發生衝突的結果。

俄國在今日也是走着同樣的步驟。在一羣亞洲的韃靼、蒙古和斯拉夫民族中間，忽然地加入了歐洲革命的精神，把他們原有的基礎都搖動了。結果經過若干年的紊亂和殺戮，必然有新的文明產生

出來。格別烏的工作，便是將這新文明的種子，帶到世界各國去，以待將來的收獲。

現在俄國正經歷着美國八十年以前的時期，一種希望努力建設的慾望，正高燃着。高視闊步的超過了格別烏毀滅的勢力。雄壯的山河和廣漠的田野，正忙着爲俄國建設；工廠日夜的進行；大廈和城市，狠迅速地建立起來；偉大的橋樑，架於名山大川之間；煤鐵礦亦經開發；而人羣的智慧，亦漸漸呈着啓示的現象；這不是一個新世紀將開展的象徵麼？

從前所有歐洲經歷過的錯誤，俄國不幸而踏覆轍。現在正極力想用工商業的勝利，來彌補過去的失誤。是否國家資本主義，仍舊還脫不了資本主義的本來面目？而壓迫與否認做人的權利，在俄國仍舊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們可以放胆的說，格別烏已經十分落伍

了；牠的計劃，已屬陳舊。在這新俄建設的時期中，格別烏應當失落牠固有的地位！

無怪現在俄國雇用了許多美國的工程師，俄國是將來的美國。美國人在俄國的建設，正像他們祖先在新大陸建設一樣。現在二種偉大的民族，在一塊新的土地上努力建設起來，他們有一種共同的感覺，便是一種空虛的偉大精神，鼓勵着他們努力向前邁進。

中央警官學校叢書
烏之秘密

每冊實價四角

主編者 李士珍

譯者 中央警官學校編譯室

出版者 南京拔提書店

印刷者 地址：朱雀路邀貴井
拔提書店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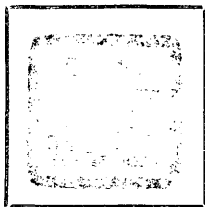
發行人 徐乃達
電話：二二六七九

總發行所 地址：南京太平路
南京拔提書店

分發行所 西安洛陽拔提書店
南昌海會寺

電話：二二六〇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5996B

